

大秦

5

龙人◎著



大秦帝国因他而灭，楚汉争霸因他而起
他就是大秦混混少年——纪空手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天森

5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灭秦. 5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442-5827-2

I. ①灭…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918 号

MIE QIN 5

灭秦 5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27-2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六十三章	飓风行动	1
第六十四章	汉王刘邦	14
第六十五章	异变奇术	28
第六十六章	智者游戏	40
第六十七章	种蛊大法	54
第六十八章	齐王抗楚	69
第六十九章	矛神华艾	83
第七十章	兵困城阳	96
第七十一章	惊蜇行动	109
第七十二章	悲喜由心	124
第七十三章	流云邪刀	139
第七十四章	倾城媚术	147
第七十五章	完美杀局	165
第七十六章	星夜杀机	178
第七十七章	知行合一	191
第七十八章	王道无常	207
第七十九章	乱世之主	225
第八十章	墓前誓言	237

第六十三章 飓风行动

这一刀划出虚空，的确很美，仿佛纪空手的手中，拿的不是刀，而是画师手中的笔，平平淡淡地画出了一种美的极致。

“铁手”眼中绽放出一道光芒，脸上尽是惊奇之色，他显然没有料到这一刀是足以致命的，整个人仿佛浸入了刀中所阐释的意境之中。

他没有任何格挡的动作，只是再退了一步，心中期待着这一刀中最美时刻的到来。

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刻的到来，在无声无息中，他感到身后突然有一道暗流涌动，以无比精确的角度，直透入他的心里。

是剑，来自于龙赓手中的一把剑。当这一剑刺入虚空时，其意境同样很美，可惜“铁手”却无法看到，永远无法看到。

“铁手”缓缓地倒下了，倒下的时候，两眼依然睁得很大，瞳孔中似乎依然在期待着什么。

他至死也没有明白，无论是刀，还是剑，它们最美的时刻，总是在终结的那一瞬间。热血如珠玉般散漫空中，犹如欢庆之夜半空中的礼花般灿烂……

“铁手”倒下时，他甚至来不及惊讶，而真正感到吃惊的人，居然是纪空手！

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以“铁手”的武功，竟然在自己与龙赓的夹击之下几无还手之力。

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铁手”曾经与纪空手有过交手，在纪空手的印象中，此人单打独斗，也许不是自己的对手，但若是真正地击败他，恐怕不费点精神也难以办到。

难道说自己一旦与龙赓联手，彼此之间就能相得益彰，发挥出不可估量的威力？

纪空手带着这种疑惑，望向龙赓，然后彼此间都流露出心领神会的笑意。

然而在纪空手的心里，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轻松，虽说刚才的交手没有发出太大的动静，但以李秀树的功力，只怕还是难以逃过他的耳目。既然如此，何以这阁

楼中依然能够保持宁静？

这令纪空手心生悬疑，同时更不敢有半点大意。他与李秀树只不过有一面之缘，但在一系列的事件中，他已领教了不少李秀树的厉害之处，面对这样的强敌，不容他有任何的疏忽。

他没有继续迟疑下去，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龙废多加小心，同时蹑着脚步向阁楼逼近。

站到阁楼之外，纪空手的心里忽然生起了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竟然感应到阁楼中只有一个人的气息。

只有一个人，是谁？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这令纪空手大惑不解。

不过对他来说，遇上这种事情，通常就只用一种办法，那就是推开门看，而不会去胡思乱想。因为他始终认为，人的思想是用来考虑有一些价值的事情的，而不必浪费在这种马上便可以看到的事情之中。

“吱呀……”门果然开了，却不是纪空用手推开的，也不是龙废用剑抵开的，而是有人从门里拉开的。

门分两扇，站在门里的人竟然是灵竹公主！她的脸上毫无表情，目光无神，似乎有几分冷漠。

“你们终于来了。”灵竹公主淡淡而道，好像她事先预料到了纪空手会找到这里一般。

“你果然在这里！”纪空手的神情放松了不少。能够看到灵竹公主平安无事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纪空手便感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

“本公主一直就在这里，这里既是本公主所选的住处，本公主不在这里，还会在哪里？”灵竹公主淡淡一笑，仿若无事般。

纪空手的眼中暴出一道厉芒，直直地盯在灵竹公主的脸上，冷冷地道：“你如果觉得这是一场好玩的游戏，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可知道，为了你失踪的事情，你的父王此刻正率兵三万，驻于夜郎国界，一场大战就要因你而起。”

他看着灵竹公主渐渐低下了头去，顿了顿道：“战争是残酷的，一战下来，白骨累累；一人战亡，殃及全家。若是因你之故而伤亡千人，就将有数万人因你的这个游戏而痛苦一生，你于心何忍？”

灵竹公主俏脸一红，显然心有触动，低语道：“本公主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当年父王承诺高丽亲王，答应为他做成一桩大事，事隔多年，他既寻上门来，本公主为了兑现父王当年的承诺，当然只有出手相助。”

“你说得不错，一诺千金，重情重义，本是做人的本分，但是为了取信一人而损害到千万人的利益，这不是诚信，而是伤天害理！”纪空手缓缓而道，“李秀树的用心之深，手段之毒，远非你这样的小姑娘所能了解的，如果夜郎、漏卧真的因你

而发生战争，那么你将因你的无知成为漏卧的千古罪人！”

灵竹公主抬起头来，故意挺了挺胸脯，道：“本公主不是小姑娘，用不着你来对我说三道四！”

纪空手瞄了一眼她胸前高挺的部位，微微一笑，道：“你既然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那是再好不过了，我也懒得多费口舌。我只想问你，李秀树他们现在在哪里？”

这才是纪空手关心的话题，然而纪空手知道灵竹公主的个性乖张，性格倔强，倘若一上来就提起这个话题，她未必就肯一一作答。而此刻灵竹公主的嘴上虽硬，可心里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一时任性造成的恶果，已有补救之心，是以他才出口相询。

果不其然，灵竹公主迟疑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道：“其实就在你们到来之前，他们还在这里，等到他发现来人是你们时，已经知道形迹败露，所以当机立断，抢在你们进来之前就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纪空手心中一惊，问道。

“当然是离开了临月台，至于去了哪里，本公主就不得而知了。”灵竹公主道。

纪空手紧紧地盯着她略带红晕的俏脸，摇了摇头，道：“你在说谎！”

“放肆！”灵竹公主眉头一皱，脸上顿有怒意，“你既不信，无须再问，就算问了，本公主也再不作答！”

纪空手吐了吐舌头：“你又何必生气呢？我说此话，必有原因。你说李秀树他们已经离开了临月台，可我们明明人在外面，怎么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呢？难道说我们的眼睛都已瞎了？”

他说出这话来，灵竹公主果然气鼓鼓地别过脸去，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

正当纪空手无计可施之时，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来，竟是夜郎王与陈平率人闯了进来，在他们的身后，娜丹也跟随而来。

灵竹公主见了娜丹，好生亲热，两人叽叽喳喳地说了好一阵子，却听纪空手道：“你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灵竹公主怔了一怔，瞪他一眼。娜丹问明原由，红着脸在灵竹公主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灵竹公主脸上好生诧异，目光中似有一丝幽怨，冷冷而道：“李秀树早在你们进入临月台前，就派人挖了一条通往岛外的暗道，那里藏了几条小舟，不经廊桥，他们就可出岛而去。”

纪空手心中一惊，这才知道自己每次与李秀树交锋，竟然都落入下风。对于这一点，他本该事先想到，毕竟北域龟宗与东海忍道都擅长土木机关，挖掘地道最是内行。

在灵竹公主的引领下，果然在一面墙下发现了一条可容双人并行的地道，龙赓

正要跳入，却被纪空手一把拦住。

“此时再追，已经迟了，而且李秀树显然并不惧怕我们追击，否则他也就不会留下灵竹公主了。”纪空手非常冷静地道。

龙赓一怔之下，顿时会意。以李秀树的行事作风，他若真怕人发现地道，肯定会杀人灭口，所以他留下灵竹公主的原因，一来是不怕有人追击，二来灵竹公主既然性命无忧，他算定纪空手等人自然不会穷追猛打。当务之急，是要将灵竹公主送回漏卧，以消弥即将爆发的战争。

纪空手沉吟良久，突然低呼了一声：“李秀树果然是李秀树，行事简直滴水不漏。”

众人无不将目光注视在他的身上，搞不懂他何以会发出这番感慨。

纪空手道：“既然灵竹公主安然无恙而回，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陈平道：“此时距子时尚有几个时辰，如果我们即刻启程，快马加鞭，可以在子时之前赶到边疆，将灵竹公主交到漏卧王手中。”

纪空手点点头：“此事如此紧急，当然不容出半点纰漏，所以我们通常只能派出大批高手加以护送，但这样一来，又势必造成整个通吃馆内兵力空虚。”

陈平恍然大悟：“然后李秀树就会趁这个大好时机，开始对房卫与习泗下手。”

“不仅如此，为了掩人耳目，他也肯定会对卞白下手，造成一种假象。这样一来，他们便可顺利完成此行的最终目的了。”纪空手断然道。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夜郎王情急之下道。

“大王不必操心，此事交给我办就成了。”纪空手微一沉吟，已然胸有成竹。

当下纪空手与龙赓、陈平站到一边，开始商议起行动的方案，而夜郎王与刀苍城守出了临月台，准备了一百匹快马守候城门外，只等纪空手他们商量妥当，即刻启程，赶往漏卧边境。

“李秀树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识穿他的把戏，所以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纪空手的眉间已隐生杀机，他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李秀树这帮人的活动能力之大，非同小可，已经成为了他们完成计划的绊脚石，如果不能加以铲除，必生无穷后患。

龙赓眼睛一亮，道：“我们虽然人数不少，却缺乏那种对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高手，如果我与你都护送灵竹公主前往漏卧边境，只怕难以顾及到这里，势必不能对李秀树构成致命的威胁，除非……”

他显然已经猜测到纪空手心中所想，却没有继续说下去。

纪空手道：“护送灵竹公主一事，的确重要，但李秀树既然决定对房卫与习泗

下手，就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那上面，所以护送公主一事，反而变得安全。以夜郎王身边的高手，再加上刀苍手下选派一帮精锐，已足够完成任务。”

“你的意思是说，由大王亲自护送灵竹公主前往？”陈平一怔。

“这看似有些风险，其实非常安全。一来夜郎王已在边境驻有重兵，以应不测之变，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漏卧王绝不敢轻举妄动，公然出兵一战；二来灵竹公主既然回到漏卧，漏卧王便出师无名，假若硬要出兵一战，士气不振，难有作为；三来漏卧王此次出兵，肯定与李秀树的鼓动大有关系，灵竹公主既然由我们送回，他肯定会有所联想，算到李秀树这边大势已去。有了这三点，再加上夜郎王亲临，给他一个台阶下，漏卧王又何乐而不为呢？”纪空手说出了他的推断。

“那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去办。”陈平看看天色，心里有些急了。

纪空手微微一笑，道：“话虽如此说，但我们却不能如此做，至少要像李秀树所期望的那样，精英尽出，护送灵竹公主回国。唯有如此，他才相信我们在通吃馆内的实力空虚，方敢放手一搏。”

龙赓笑道：“然而我们大张旗鼓地出了城后，便悄悄地给他杀一个回马枪！”

“不仅如此。”纪空手望向陈平，“在通吃馆内，对房卫、习泗、卞白三个点上的布防，表面上是一视同仁，分出同等的兵力布置守卫，但我们的重点却在房卫身上，只要房卫无事，就无碍于我们大计的实施。至于习泗、卞白，生死由命，也就随他们去吧。”

三人哈哈一笑，一个围杀李秀树的杀局就在这一笑中酝酿而成。

这三大棋王中，卞白乃韩信的人，纪空手不看重他尚且有理可寻，而习泗来自于项羽，房卫来自于刘邦，无论项羽、刘邦，都与纪空手有不共戴天之仇，何以纪空手会轻习泗而重房卫，生怕房卫受到别人的攻击呢？这其中难道另有图谋？

纪空手的这一着棋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以李秀树的才智，也绝对想不到纪空手会有这样的打算。所以当纪空手与李秀树再一次正面交锋的时候，从一开始，李秀树似乎就在算计中落了下风。

他还能扳回来吗？这没有人知道，世事如棋，当棋子还没有落到盘上的一刹那，谁又能推算出这是一着妙手，还是一着臭棋呢？

夜到子时，最是沉寂。

夜深，如苍穹极处般不可揣度；夜静，静如深闺中的处子守候明月。明月照人，月下的人影无疑是最孤独，最寂寞的，对影望月，当然成了画师手中最能表现静默的画卷。

清风徐来，微有寒意，吹动起茶树的繁花枝叶，沙沙轻响，宛若少女沉睡中的梦呓。

月华淡如流水，树影婆娑，摇曳于七星亭的院墙内外，整幢建筑就像是一头蛰伏已久的巨兽，静默中带出一种让人心悸的氛围。

七星亭乃是通吃馆内有名的建筑，不大，却精美，房卫与乐白、宁戈所带的上百名汉王军队中的精锐高手就住在此间。

在七星亭的外围，陈平已派出一部分力量作了例行的防范部署，而他府内的高手却在他的分派下，进入了事先指定的位置，迅速埋伏于各个交通路口。

虽然一切行动都在秘密进行之中，但是仍然没有逃过房卫等人的耳目。就在陈平刚刚布置完毕之后，房卫派人悄悄将陈平请入七星亭的内室之中。

“看陈爷如临大敌的样子，莫非是得到了不利于老夫的消息？”房卫恭身行礼之后道。

“房先生不必担心，我的确是听说有人将在今夜子时对你不利，但以我陈平的力量，足以确保你的安全。”陈平微微一笑。其实他进入七星亭后，一路留心观察，发现七星亭内的戒备森严，高手如云，并非如自己想象中的弱不禁风。

“既然有人于我不利，老夫又岂能袖手旁观，让陈爷来为老夫担当风险？老夫此行，手下倒也不乏一些高手，如果陈爷有什么地方用得着他们的，尽管开口。”房卫显得十分客气。

“房爷此话正好说到点子上了，我的确想请房爷身边的高人作好准备，以应不测之变。”陈平脸色一肃，颇显凝重地道，“因为此次敌人的来头不小，实力雄厚，弄不好就是一场生死搏杀。”

房卫惊奇道：“此人是谁？难道说他与我有仇？”

“此人虽然与先生无仇，却与汉王有怨，他明知此次铜铁贸易权的归属对汉王来说十分重要，所以才蓄意破坏，甚至不惜刺杀于你。”陈平顿了顿，“此人正是高丽国亲王李秀树！”

“李秀树？”房卫对这个名字并不太熟悉，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乐白。

乐白忙道：“此人不仅是高丽国的亲王，亦是北域龟宗的宗主，以王爷身份，兼统棋道宗府、东海忍道，其势力之大，未必在五阀之下。他们的势力范围一向在中原以北，只在近一两年才出现南下的迹象，致使江湖传言，他与韩信暗中勾结，联手图谋中原大好河山。”

房卫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才明白陈平此举，绝非小题大做。

陈平告辞而去，他的身影是在数道目光的锁定下离去的。在暗黑的虚空中，同样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亮着厉芒，注视着陈平远去的背影。

夜色依然朦胧。

在朦胧的月色之下，数十条暗黑的人影渐渐向七星亭靠拢，当先一人，就是李秀树。

在他的身后，有东木残狼、原丸步等一众高手，精英尽出，似乎对今晚的行动势在必得。

李秀树的确有这样的自信，这不仅是因为他本身具有雄厚的实力，而且他相信自己调虎离山之后，通吃馆已是一片空虚，自己完全可以如一股飓风般横扫，以达到最终目的。

所以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飓风。

望着七星亭里的一片暗黑，李秀树敏锐地感受到了似隐似现的重重杀机。在暗夜里，他的目光就像是带着寒意的发光体，仿佛预感到了其中的危机。

然而他并未将这一切放在眼里，此次夜郎之行，真正让他感到有所忌惮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纪空手与龙麋。

龙麋的可怕之处，在于他超凡脱俗的剑道，李秀树虽然没有与之交手，却亲眼目睹过他在剑道中演绎的内容，那种深邃，那种博大，连李秀树这样的一代宗师都难有必胜的把握。

而那个名为左石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远不如龙麋那般锋芒毕露，就像是一块深藏泥中的宝石，光华尽敛。但李秀树却知道他是属于那种在闲庭信步中乍现杀机的高手，不动则已，一动必是惊天动地，往往左右着整个战局的走向。

如此厉害的两个人，的确在无形中给了李秀树极大的威胁，所以他才会精心设下杀局来对付他们。当杀局失败之后，李秀树意识到这两个人的存在无疑是自己完成此行任务的最大障碍，于是他宁可放弃用灵竹公主的生死来引发两国之战的计划，而改用灵竹公主的安全问题来调动他们，离开金银寨。

当他手下的眼线前来禀报，说是亲眼看到龙麋与左石护送着灵竹公主离开了金银寨时，他才算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开始谋划今晚的行动计划。

今晚的行动十分简单，就是杀！只要杀掉房卫与习泗，一切就可大功告成。

这本是下下之策，但事已至此，却成了李秀树唯一的选择。所以他要求自己属下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然而他的人到了七星亭外，却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各自守候在既定的位置上，等待着他的命令。

这就是李秀树与别人的不同之处，他行事的作风，类似于猎豹，当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时，绝不轻易出手，宁可多费时间在一些准备的工作上；然而他一旦出手，就绝不回头，所以攻击的必定是敌人要害。

这种方法需要时间，需要耐性。当你付出了之后，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李秀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方法，也尝试到这种方法给他带来的成功，所以他静静地伏在一座小山丘上，俯瞰着眼下这片暗黑的空间。

他已经感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机，弥漫于七星亭上空，然而他并不感到吃惊。经过了灵竹公主失踪一事之后，通吃馆内的戒备必定大大加强，房卫也会加倍提防，还有刀苍所布置在三大棋王外的兵力也定会增多，如果这处没有杀机出现，李秀树反而会感到惊讶。

按理说在得到了龙赓与纪空手不在金银寨的消息之后，李秀树应该轻松才对，可是他却没有，在一刹那间，他的心灵中仿佛出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使得他原本紧张的神神经负荷起更大的压力。

这令他有些怀疑起自己的直觉来，因为自他踏入江湖的那一天起，其直觉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难道说自己真的老了，以至于失去了敏锐的判断？

他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是摇了摇头，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七星亭里。

明月当空，夜色朦胧，李秀树耳目并用，甚至用一种灵觉去捕捉七星亭内的任何动静。很快，他就清晰地知道在哪一条道路上，埋伏了多少人；在哪一栋建筑旁，暗伏了多少杀机。当这一切汇成图像印入了他的脑海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对事态的评估与判断。

他的右手缓缓地向空中伸去，很慢，很缓，就像是承荷了一座大山！目光再一次透过暗黑的夜色巡视部下。在这些人中，不乏有身经百战的高手，每一个人都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的目光无不盯注在李秀树的这只大手上，等待它伸至极限，等待它停顿下来，等待它如流星般挥落……

当这只大手挥落的一刹那，飓风行动就将开始，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信号。而在整齐计划中，因为分工的不同，每一个人的行进路线都将不同，每一个人出发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同一个目标。

大手终于重重地挥下！

第一组人马出发了。这一组人马只有三人，人数不多，却是精锐中的精锐！李战狱、东木残狼、张乐文，这三人加在一起，就像是一个无敌的组合。他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刺杀房卫！

他们三人无疑是飓风行动的核心，其他的小组都是围绕他们展开行动的，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他们三人无疑是剑的剑锋，而其他的人则是剑背、剑身、剑柄，只有当它们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后，剑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这三人的武功不凡，人又机警，行动起来犹如狸猫，毫无声息地进入了七星亭。三人似乎都具备了非常敏锐的感官，得以从容绕过敌人的防线，直接到达了七星亭的中心——七星楼。

七星楼分三层，每层都高达一丈有五，要想爬到顶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秀树之所以要派出这三人，是因为他知道房卫就在七星楼中，却无法知晓其具体位置。为了使得整个刺杀更具突然性，他要求李战狱、东木残狼与张乐文各守一层，一旦发现目标，立即实施攻击。

他将这次行动取名为飓风，当然力求整个行动能如飓风般迅速、突然，带有惊人的震慑力。

所以当他看到李战狱三人进入到预定位置之后，毫不犹豫，将手下的人马兵分三路，沿三个方向进入到事先设定的线路上待命，等候他最终动手的信号。

他的手已伸入怀中，再伸出来的时候，指间已经多了一管礼花，而这管礼花一升入空中，就是整个行动开始的信号。

手在空中悬凝不动，在他作出决定之前，习惯性地审视了一下自己这次行动的整体方案。

——由李战狱、东木残狼、张乐文三大高手联袂出击，事先守候在七星楼内。

——然后三路人马分三个方向攻向七星楼。此攻乃佯攻也，目的就是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从而为李战狱三人刺杀创造机会。

——楼外既有动静，房卫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必然出来观望，只要他一现身，就很难再有活着的机会。

——房卫一死，飓风行动便已结束，趁着局面混乱，己方就可全身而退。

这个方案的确非常绝妙，而且有效，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明确撤退的行动和路线。不过这本就不是李秀树考虑的范围，他做事从来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纵然己方有一定的伤亡，他也只会认为这是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李秀树的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虽然飓风行动还没有开始，但他却预见到了行动的结果——他实在想不出自己会失败的理由。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那种曾经在他心头出现的不祥之兆如幽灵般再蹿了出来，令他又有几分惊骇。

林间有风，枝叶轻摇，沙沙的枝叶摆动声和着繁花送来的清香，使得七星亭上的空间显得悠远而宁静。

在这宁静之中，李秀树仿佛感应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犹如梦幻般若有若无，弥漫于这段空间之中。

他不能确定，当他企图寻找到这股气息的来源时，刹那之间，杀气又似乎全部收敛，就像是一种错觉，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气息存在。

李秀树的脸色变了一变，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许自己真的老了？李秀树的心里涌出一股悲哀。

但这一战关系到他此行夜郎的成败，也许是巨大的压力让他紧张起来，神经绷直到了一定的极限，所以才产生了错觉。

这是他给自己的一个解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不是错觉，这股杀气的确真实存在。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李秀树真的想不出在这通吃馆内，除了那个叫左石的年轻人与龙鹰之外，还有谁？

这种气息绝不是普通的高手能够拥有的，唯有超强的高手才能在呼吸之间将这种气息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中化作空气的一分子，让所有的生机融入这片虚空之中，不分彼此，使人根本无法分辨出来。

然而，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李秀树更愿意将自己的这种发现归类于错觉，因为他心里清楚，今夜已是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如果再不动手，他的夜郎之行将以失败告终。

所以，他只犹豫了一下，手臂终于振出。

“嗖……”半空中顿时传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呼啸，随着“砰……”的一声炸响，一道美丽而绚烂的礼花冲天而起，如繁花般绽放。

好美的一幅图画，只是在暗黑的夜空下，这美丽的背后，似乎并不单纯，隐藏着一股淡淡的，如烟花般缥缈的杀机。

烟花升起的那一刹那，撕破了夜空的宁静，喊杀声起，数十人影兵分三路，喊打喊杀地直奔七星亭上的七星楼。

这些人无疑都是李秀树手下最精锐的人马，行动之快，闪亮的刀芒如疾风速移，若入无人之境一般飞速向前移动了百步左右。

这实在太顺利了，对方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静谧得有些反常。

眼看他们冲到七星楼前的一块广场，突然一声炮响，原来以七星楼为中心点，四面已经全被上千的战士包围了起来，四面八方，一里之内全是闪烁的光点，无数支火把陡然亮起，向着敌人掩杀而来。

李秀树人在局外，虽然这一切在意料之中，但他仍然感到有些吃惊，不自禁地将目光锁定在七星楼上。

七星楼却静得可怕，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静闹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这实在让人心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无论是李战狱，还是东木残狼、张乐文，他们此刻的心情同样紧张，静伏在守候点上，握着兵器的手甚至渗出了丝丝冷汗。

虽然自火光起，他们等候的时间并不长，但楼中的人显然不像他们事先预料的那般冲出楼来观察动静，反而龟缩不动，这不由得 not 让他们三人有意外的惊惧。

难道说这楼里根本就没有人？

李战狱心中暗暗吃惊，如果说房卫不在楼中，不仅整个飓风行动徒劳无功，而且他们也难以制造出大的混乱来掩护自己全身而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既然楼里无人出来，那么他们只有破门而入，展开搜寻，直至将房卫击杀。

“啪……”一声很轻很细的声响传入李战狱的耳朵，李战狱突生警兆，立感不妙，因为他感觉到楼中并非全无动静，一团暴涌而来的气机正如电芒般的速度向自己迫来。

“砰……”他所正对的房门裂成了无数块木条，若箭雨般直罩李战狱的身体而来，紧接着一点寒芒闪烁在这木条之后，刺破了夜空的宁静，也刺破了这原本静寂的空气。

李战狱的脸色陡然一变。

他对李秀树制订出来的行动方案近乎迷信，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半分。这倒不是李秀树自踏足江湖以来，鲜有失手的纪录，而是这次行动本来是经过了准确无误的计算之后，再反复推敲才出炉的，绝不可能出现任何纰漏。可是当惊变陡然发生时，一下子就将李战狱的心理完全打乱，失去了他原本应有的自信。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自以为一直在算计别人，可到了最后，却发现自己早在别人的算计之中，这种心理上的打击实在让李战狱感到难以承受其重。

然而李战狱并没有因此而乱了手脚，他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危机。虽然来人的剑势极端霸烈，但他对自己的长枪同样抱有不少的信心。

危机是一种涌动的杀意，不可捉摸，飘忽不定，比烈焰更野，比这流动的空气更狂，剑芒闪烁间，跳动着一种有如音乐的韵律。

那破空之声慑人心魂，是气流与剑身在高速运行中发出的磨擦声，像是幽冥中的鬼哭，又像是荒野中的狼嚎，暗黑的剑流泻于暗黑的夜，形成一种令人心悸的妖异。

李战狱的眼神为之一亮，犹如暗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当寒芒乍起的一瞬，长枪已如一条怒龙般飙出。

“当……”剑与枪在刹那间交击一点，脆响暴出，打破了本已宁静的平衡。

气流随之而动，风啸随之而起，两人一触而分，李战狱这才看清对手的面目。

来人竟是乐白！虽然李战狱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却从对方刚才的那一剑中认出了来人绝对是一位不容小视的高手。

没有人敢小视乐白，他是问天楼四大家臣之一，混进世阁卧底，又成为赵高最为倚重的三大高手之一，像这样一位在五阁之中都能排得上号的人，试问天下有谁胆敢不将之放在眼里？

李战狱当然也不会小视他！此刻的李战狱有些动容，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在

七星楼里还有这样的好手存在。刚才的那一剑，不仅角度精妙，更在于气势之流畅，平添了不少力道，李战狱的虎口至今犹有发麻之感。

“呀……”不过，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李战狱出手，他必须出手，所以长枪再次振出，划出一道亮丽的弧线振入虚空，织就了一道密如蛛网的气旋。无论是谁，只要进入气旋，必将被利刃般的气流分割肢解。

乐白当然感应到了对方那浓冽无比的杀气与战意，虽然他同样对眼前的敌人十分陌生，却从敌人的反应与气势中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战意。

这一刻间，乐白没有任何考虑的机会，唯有斜身避让，然后出剑。

乐白的身体犹若一道旋风，与剑同舞，在半空中旋动成一团暗云。当暗云乍出时，李战狱只感到自己的视线模糊，心生茫然。

剑在何处？人在何方？

李战狱无法知道，只有疯狂地舞动着枪锋上的气旋，不容对方的剑有半点挤入的机会。

剑就是剑，剑是有实质的组合体，然而剑在乐白手中，似已不再是剑，更像是呼啸于空气中的一道飓风，无处不在地显示出异样的凄厉。

李战狱的眼睛变得好亮，对手如此强大，使他从对手的剑迹中看到了死亡的威胁，同时也激发了他体内的所有潜能。

劲气在手中一点一点地提聚，长枪每每颤动一下，手中的力度便增强一分。当李战狱感到自己手上的血管有一种几欲爆裂的感觉时，他竭力攻出了震撼人心的一枪。

他要击杀对手，以最快的时间将敌人置于死地！无论对手有多么的强大，他都绝不容许这种可怕的敌人活在世上，对他的行动构成任何阻碍。

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对手越强，这种想法听起来便越有神经质的味道。但李战狱并不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种来自心底的威胁改变了他正常的思维，使他狂妄自大到自己已是无所不能的神。

有的时候，人的精神的确可以决定一切，特别是在生死之间，危险可以使人的潜能迅速提升至极限，而李战狱的这一枪，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呀……”一声惨叫声来自楼下，使得弥漫在七星楼间的气氛为之一紧，显得更加惊心动魄。

死去的不是乐白，也不是李战狱，但李战狱听出了死者的声音，竟然是伏击在楼下的张乐文。

这令李战狱感到惊骇莫名，张乐文死了！这实在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的行动无疑是保密的，没有人事先会知道他们要攻击的位置。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像是一个布下的陷阱，早已等着自己三人掉入进去一般。

但李战狱已没有时间再去思考，在他的面前，还有一把随时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剑。乐白的人就像他手中的剑那般稳定，没有半点波动的心情，平静得可怕，足以让任何人感到可怕。

他的步法进退有度，身影如梦如幻，攻防有张有弛，若流水般自如，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一个高手应有的气势与魄力，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与力度。

李战狱在乐白的剑势之下一点点地丧失着自信，他生于高丽，长于北国，武功之强，只佩服过李秀树，却从不承认别人的武功会超过自己。此次夜郎之行，他先是遇上了纪空手，接着又遇到乐白，使得他受挫之下，不得不承认自己以往的认识是多么的幼稚。无论是从招术的精妙还是功力的深浅来看，他都不可能是这两人的对手。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股如凶悍勇猛之兽般的战意，一旦将之激发，他相信自己还有机会。

若猛兽猎食般的战意，到底强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也无法形容得出来，李战狱当然亦说不清楚。但李战狱却确定自己的体内真有这股东西的存在，只要当它出现的时候，身体的各个感官都有一种如野兽般的感觉，使得全身的生理机能变得异常敏锐，似有一种超能量的物质在支配着他的思维。

“呼……”长枪破入虚空，暗影浮动，气旋翻涌，就在乐白一步一步地逼近李战狱三丈范围之内时，李战狱“噉……”的一声狂号，目赤如火，发须俱张，在乐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之前，长枪直奔乐白的咽喉。

这一枪来得突然，就像凭空而出，若烈马奔涌，更像是一道撕裂云层的闪电，几乎突破了速度的极限。

在一刹那间，李战狱甚至坚信，这是一招绝对致命的杀招！无论对手曾经有多么的强大，他最终的命运都只能是倒下！

但是，世事难料，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太多的绝对，连六月飞雪都有可能出现，一个人的生死又怎能没有变数？

凛凛的枪锋快而且准，的确挤入了乐白密布的剑气中，只距乐白的咽喉仅七寸，但是陡然之间，这七寸的距离就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竟成了枪锋永远无法企及的距离。

这只因为，长枪突然凝固在了虚空之中，仿佛被冰封一般。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不可思议，难道说李战狱突然良心发现，以至于及时收力？抑或因为……

其实不为什么，只因为在长枪的枪头处，多出了一只手，一只非常稳定而有力的大手，就像是一座横亘于虚空的山峰，阻住前路，不容枪尖有半寸的进入。